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八月甲戌朔永興等路提舉司言安撫司近出公據錢二十萬緡召人入便每百緡貼納錢十千本司相度除緣邊州軍外欲依安撫司例施行從之 戶部言開封府界諸縣積欠坊場錢雖令賣產抵當累歲無買者乞

拘收見欠三分以上產業估價折納入官從之 陝西

轉運司言同州韓城縣山鐵礦苗脉深厚可置錢監及
渭州華亭縣博濟監因循廢罷欲於黃石河鑄冶務復
置監廢秦隴州鐵監從之 嘉州刺史任澤卒上幸其
第奠之贈昭信軍節度使諡恭僖後又賜澤墳寺為旌
孝禪院歲度僧二人紫衣或師號一人

乙亥知貴州熊本言提點刑獄彭次雲所乞禁馬戰之
術不使入外域及招馬軍貴保詢鄉貫並乞令邕州馬

軍於桂州習學輪赴邕州防托竊詳馬戰之法所從來
遠交趾果有馬可用未禁以前應用馬戰桂州至邕州
十八驛不惟道途往復勞費南方夏秋毒暑煙瘴使之
涉歷山川人馬俱敝恐不可施行乞自今本路招刺馬
軍依近降五路招軍法從之

六月戊申
七月辛亥

詔今後執政

官除拜赴景靈宮恭謝差閣門祇候或看班祇候一員
禮直官一名隨逐入殿引揖祇應

密記八月
二日詔

丙子詔開封府界河北東西河東路團教保甲宜自來

年為首依番次遣官案閱仍每至正月具當案州縣都保先下提舉保甲司專責文臣豫納所用銀絹以備行賞不得臨時乞於他司假借 水部員外郎王諤言滑州河水正向南岸魚池埽所以每歲危急乞於北岸開展簽隄於河道使濶則水勢順詔都水監丞陳祐甫相視以聞已而祐甫言開展簽隄馬頭地步稍濶即難繫浮梁今埽後舊有直隄一道若就來歲春夫修築使加高濶以禦向著水勢實為長利從之 權發遣廊延路

經略安撫司公事劉昌祚言比有寨主部將等闕無得力官可差乞下吏部選曾經邊事使臣三十人至本司許量人材次第奏差從之

詔御史勘公事權罷本職不得與在外官吏往還從中丞黃履奏也履言本臺推鞫公事至有逾年而後畢者迂為行遣以致淹久欲自令本臺獨勘或外官同勘並令宿直仍罷本職不與在外官吏交往而吏人食直隨獄大小立以三等為之給式大者三十日中者二十日小者一十日過此雖獄畢

亦不給而官員食緡亦少裁損詔尚書省立法送中書

省取旨

食直當考行否

又詔以四后升祔禮畢賜陪祠羣臣

宴於尚書省

新記於丙子日書宴升祔陪祠官舊紀不書

己卯太白晝見

兩紀並書此

知河陽太中大夫張問言齒

髮遲暮乞提舉崇福宮上批如藩郡見今無闕即依所

請乃徙之潞州

詔定州新倉月糴糧數甚多恐推行

糴法未至及監糴官非其人可速下本司檢察

詔聞

契丹遣人使夏國及總嚮爾慮是西人干求契丹欲因和

解董戩可下李憲選使臣開諭董戩鄂特凌古以契丹與
總管相去極遠利害不能相及令監守前後要約協力
出兵攻討西賊 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言長淮
洪澤河實可開治願亟興功詔陳祐甫相視以聞十一月己
巳祐甫 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奏準朝旨指揮令河

云云

東路轉運判官蔡曄每年入中或移稅糴從便計置廩
細色斛斗一十萬石於吳堡寨永寧關棧積令轉運司
計置脚乘津般前去米脂寨等處吳堡僻在河外又深

近賊界往來雖遠未便令永寧關自開拓邊面已來却在近裏本關自有橋渡與河東晉絳石隰州相望若令河東轉運司於石隰晉絳等州擇與本路順便處就近支撥斛斗除五萬石依舊永寧關納外將合赴吳堡寨納五萬石由永寧關赴青澗城納一則免侵近賊界一則免雇脚般運之費上批純粹奏請允當宜火急與指

揮

此據御集九月七日己卯更詳之

庚辰上批聞有百姓朱六言河北轉運使塞周輔建議

於河北借支元豐庫官錢修倉却於在京降度僧牒撥
還其管勾官先以牒賒賣與賈人湯七而周輔子承務
郎逢辰乃與湯七以官錢為子本販易令御史臺照會
施行先是少府監修製官宋世隆攬載定州糴買糧草
錢輒移易自用而承辰復私貸錢於世隆有旨送大理
寺推勘尋以獄官妨礙移御史臺及是復有言逢辰貸
度牒事者故就令劾之

十月丁丑翟思劾周輔二子禁錮癸巳獨承辰責當考自先是

以下朱本增入新本刪去

兩浙轉運司言犯盜徒五百里外州軍

無放還法乞比移鄉人例故從便從之 上批廊延路

第七將李師古奏出師城築山界有大害者三乞赴闕

面論事其狀已降付三省樞密院宜速處分令具所欲

論事狀親書入急遞聞奏

此據御集要見竟如何

湖北轉運都

鈐轄司奏為權知誠州周士隆乞先且抄劄新割過地

林大由楊溪古鐵胡耳等處戶口別作一等量行犒賞

外其西道候胡耳等處了當方行抄劄撫納兩司保明

委是利便從之

密記七日事要見胡耳西道經始附此胡耳西道已見五年十一月

卒已將作監丞宋彭年為將作少監上以彭年能發蒲
宗孟修西府事特擢之 詔濮安懿王任夫人父贈左

監門衛將軍周贈寧國軍節度使母仙源縣太君張氏
封遂國夫人兄守固贈資州防禦使守沂贈昭州防禦
使 詔差府界第二將京西第四將赴廊延路京西第
三將赴河東路以兩路言謀報邊警乞增兵也仍令劉
昌祚王居卿如邊警未急即且以所差將兵於近裏易
得糧草州軍駐劄以備勾抽 廊延路經略司勾當公

事曹輔乞陝西諸路戶絕及官田產不出賣選官置局
與民分種下陝西轉運提舉司同具利害以聞既而不
行 熙河蘭會路經略制置司李憲言本路雖有九將
之名其實多闕數緩急不給驅策又漢蕃兵馬雜為一
軍今未論出戰而其它為害已多蓋由漢蕃語言不通
部分居止以至飲食悉皆不便非李靖所謂蕃落自為
一法之意臣今至熙州已各定五軍將副及都同總領
蕃兵將用逐州軍正兵漢弓箭手各為一軍其蕃兵亦

各為一軍臨敵之際須至首用蕃兵次用漢兵繼之庶
氣勢相臨雖遇堅敵亦無退却之患兼不妨漢蕃迭相
為用欲乞將本路正兵漢弓箭手只為五將所貴軍分
整足兼可減并將副及部將員數從之 詔按閱開封
府界將兵賞物并支封樁禁軍闕額錢 陝西轉運司
言準樞密院劄子陝虢華耀曾經運糧入界收身不到
并被傷身死人兵等並第賜絹緣本路闕少物帛欲乞
支賜價錢從之

壬午劉昌祚言已牒副總管姚兕領兵駐延州龍安寨
又慮賊揚聲出本路而或欲由它路入寇已令逐將伺
候若賊分兵往別路即令出其不意會合攻討詔昌祚
分兵駐劄人數畸零若西賊併兵為寇恐不足枝梧可
用呂惠卿分將條約各定戰守之兵無令勢分見露寡
弱遇賊入寇須度衆寡戰必取勝或但能堅壁使賊無
所侵略亦足困敵兵以此戒敕諸將上批吏部尚書
李清臣依先面諭編進本部見隸籍承務郎已上鄉貫

出身歷任及所歷差遣功過目為備選具員凡十冊於朝廷官使人材實亦有助宜令依本錄上中書省照用詔自今戶部考較提舉官功過係上下等送中書省取旨

癸未宣德郎陳師錫序辰承事郎太僕寺丞趙岷並為監察御史岷以父朴年高無兼侍乞免從之序辰周輔子師錫建陽人也

甲申手詔付劉昌祚得卿奏布置本路禦賊次第甚善

已發開封府界兩將兵往賊若更無和意必欲竭盡死
力爭占新疆則勢終不可安帖用兵特有遲速爾卿宜
博訪昨經永樂圍閉之人索賊方略意外大作隄防料
賊非舉國之衆安敢輕入萬一分兵圍守新寨以勁騎
數萬直趨延州則兵將分部隔絕或失常山之勢又將
副人材能否不齊若輕舉動為賊所沮即傷一路士氣
滋賊凶燄宜更圖長策 賜河中府度僧牒二百八十
修浮橋隄岸 權發遣河北轉運使吳雍言糴便及創

行鹽法須官吏協力乞許不拘常制奏名選差從之

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言已遣官往諸路選買牝牡馬
上京乞逐路專責監司一員提舉從之令諸路差提點
刑獄官開封府界差提點官 知麟州訾虎等奏乞豫

指揮如西賊果入寇令諸路乘虛進討詔麟府路軍馬
司指揮如本路及別路關報委有賊馬犯邊即依所奏
乙酉詔付劉昌祚所策西人舉國入寇本路及朝廷措
置已悉惟憂緩急賊至將官希功輕出擊賊若有挫衄

則所繫不小切宜痛自戒約蓋賊之點集在彼極不易
為力狂謀僥倖一勝大有擄略乃可自償我能堅壁清
野使賊空來不如欲而退則在我已為全勝矣更可嚴
敕諸將勿希奇功前行去宥州牒本止是經略司準朝
旨許夏國通和後本司行遣不謂西人以為朝廷處分
致使人允豫不進卿更宜多方開釋之但得使者入界
遷延歲月則彼師可老我稼既登乃朝廷意也

經略司
牒宥州

考當

奉議郎試起居郎蔡京為遼主生辰使西上閣門

使狄詠副之承議郎駕部郎中吳安持為正旦使供備

庫使趙思明副之

北面黃旗事可附此蔡條北征紀實云建北面黃旗者昔當元豐初魯公

以起居郎借諫議大夫副以西上閣門使狄詠奉使遼國行聘禮畢而遼人老主令喻使人皇孫出閣時所謂皇孫後乃天祚也遼主嫡子死所以欲傳其孫有曲燕俾南朝使人預之魯公即力辭曰使人將聘幣以講兩國之好禮既畢矣則不當與北朝事再三力邀不已魯公詰其故則曰桑攀老矣北人自來呼其主桑攀獨此皇孫今亦欲分付南朝也魯公始曰北朝既有親仗大國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之意則使人敢不聽焉及使回未至國門國信所語錄先上神宗皇帝讀之大喜且謂得使人體即降內批卿等來日可上殿來及朝見登對神宗深加稱獎因問彼國事如何可取否魯公奏曰以臣所見似未可取神宗曰聞彼方刷水鬢爭佩撚金

香袋奢淫若此安得不亡卿以謂未可取何也魯公對曰臣聞國之將亡禮必先顛臣在彼時見其野外有奚車數輛植葦左右繫一小繩然過者必趨騎者必下臣詢謂何則曰太廟行宮也觀其上下禮法嚴肅猶如此況號令必行故臣以為未可也神宗皇帝默然信宿見蔡忠懷丞相確即語魯公曰吾弟前日對上謂蔡某却為北人游說吾弟已有落職知安州之命矣魯公即以所奏語白忠懷忠懷愕然曰吾弟不知只十餘日前降出一黃旗題曰御容中軍旗第一而是上有親征意魯公即對以疎遠誠不知朝廷機密但據所見直以為對爾忠懷又曰吾弟可少安翌日為魯公奏留而神宗可之曰必是蔡某得安石議論安石臨行嘗戒朕以此魯公後每曰實未始間介甫之語也故黃旗事獨上舊悉之他人亦多不知也此事必條飾說姑存之

詔

湖北已許招置巡檢土兵令湖南鈐轄轉運提點刑獄

司同議依湖北例招置可否以聞 前桐城縣尉周諤
上書言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許修職貢戒邊吏
勿妄出兵慮戎人寇邊吏或守詔書不出禦敵其二言
都城已為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間設為樓櫓則不足以
備不虞其三欲罷試太學博士止選於教官教官則選
試於上舍內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四乞嚴太
學補試之法士嘗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中書省
記姓名上日閱匭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如此

都提舉汴河隄岸司奏修置水磨畫一乞禁止茶鋪戶

入米豆外料等伴和末茶募告者一兩賞三貫及一斤

十貫至五十貫上從之

此據鹽冊八月十二日敕要考初置水磨月日故特書此元豐

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似初置月日又七年二月六日六月一日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丙戌知荆南謝麟言

麟以七月十七日除荆南代孫頤八月七日頤仍舊知荆南八日麟

改涇州邕宜欽廉州及沿邊堡寨屯戍之地皆無二年之

蓄乞乘此豐歲更給度僧牒付廣東廣西湖南轉運司

令應副宜州蠻事之餘於廣西等路近便州縣糴糧沿

流運往廣西封樁從之其度牒每歲止給五百限五年

止其應副鹽事止付廣西路經略司

十月七日可考

真定府

定州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陸中言祁定州差禁軍防
送罪人有違配法手詔朝廷新造法度頒行之初既已
明悉若有司尚敢不遵稟理須痛與懲治以肅慢令之
人宜下提點刑獄李寧劾違法官吏縱逢非次赦恩不
原

十月二十一日
呂公著降官

先是定州以教保甲修城池建太倉

中使旁午於道呂公著預戒有司謹飭餽勞然公著素

靜重寡言接對有常禮初無所假借以是至者多不樂
中被旨市絲五萬兩供尚方已而中復獻計增市詔以
付定州公著傳其詔上言曰前所市者皆先期給緡錢
故民力猶可辦今已涉深夏民間漸就機織以備輸納
若倉卒再行收市人將受其害上悟即詔公著寢其事
中又受旨專董倉役日使人持挺立城西門民有以車
乘輦薪蒸鬻城中者皆強致之倉所以供陶甓城中幾
廢熒公著命擒中所遣卒盡杖之一城歡呼公著之未

至也中受命經始倉役即壞民居毀僧舍民有葬於倉
西者中故築垣直其域中民號泣發其墓持喪而去其
所占地蓋廣矣然不足於素慮者猶二百五十二楹中
因請別度地建小倉以足之公著曰今二大倉所受已
不貲若又益一小倉徒費公私無益也奏罷之中既數
被沮因借是以報怨云 詔自今小祠亦供冰鑑從監
祭白帝御史翟思請也

丁亥權河北緣邊安撫司李諒言今歲緣邊秋稼倍稔

宜乘此賤價廣儲蓄實邊而近覩措置司所得朝旨乃
令每年止糴二麥外自餘并住糴仍禁民間私糴臣竊
詳立法之意但欲盡歸新倉況中下之家田收至少盡
赴二州中糴則所得贏餘不償脚乘仍禁民間私糴則
慮因緣為姦分散糧穀出外不若乘此秋成逐州軍廣
謀收糴封樁欲更與糴官講求利害條奏詔措置河北
糴使司如比去歲糴價賤三分之一即於緣邊以時廣
糴廣南西路經略司言乞優卹澄海十將馬雅妻子

詔馬雅子求賜絹百匹初雅為交人所獲脫身走與追兵鬪得歸已推恩遷三資未受命而死故也

戊子手詔劉昌祚據牒報西賊點集甚衆邈川一帶舊於蘭州報事主入蕃部例赴點集計賊衆三四十萬理必有之雖不悉為可戰之人衆寡十倍不可戰明矣羌賊喜分輕兵誘近裏軍馬將官等僥倖小勝多食彼餌前途大敵便致覆軍卿宜深戒之但令分布堅守俟彼師老氣墮然後雲合諸將奮擊仍慮賊馬既衆意在必

得新復數寨多為審次晝夜攻圍盡城中矢石以為困
我之策則準備之方卿更宜善圖之 權提點秦鳳等

路刑獄呂溫卿言臣近權秦州點檢將下軍馬武藝生
疎人材尪弱多不可出戰及本州自今年正月至七月
禁軍逃亡三百八十二人詢考其故蓋廂軍皆團結而
自今歲差蕃落等禁軍接送防護當直者計千餘人神
勇等禁軍防送罪人者計二千餘人邊州物貴行路糜
費尤甚用此預借請受破用軍裝飢瘦逃亡轉為寇盜

臣謂朝廷置將領養士卒費不為少本以備邊而乃役使勞苦以至罷敝如此欲乞應陝西路諸州軍並許常留廂軍二百人節鎮三百人以備差使其諸州將下土兵並令逐路經略安撫司委將副親選分二等以人材武藝高強膽勇有功者為一等不許差出材藝低下而嘗有過者為一等即依條差使各結為隊伍如此則勇者知勸懦者知勉歲月之間軍聲必振從之令本路先施行

辛卯詔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工部
侍郎王克臣將作少監鍾浚各罰銅二十斤工部郎中
范子奇員外郎高遵惠將作監丞韓玠各罰銅十斤宗
孟坐違法繕治西府克臣子奇遵惠承都省批狀修造
不經左右僕射書押乃即施行浚坐違法不分緊慢修
造而玠為從及不趣行遣故有是責於是宰臣王珪蔡
確各罰銅八斤右丞王安禮罰銅十斤皆以案後收坐
會赦特旨也珪等初皆納尚書省印家居待罪詔遣內

侍復以印付珪等乃出視事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
材之歎宗孟對曰人材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
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
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其辭樞密副使
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
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
言揚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他日宗孟又因奏書請官
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

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
等人恐不預上為之笑罷朝安禮戲宗益曰揚雄為公

坐累

舊紀書宗益治府第違法
罷知汝州新紀不書因依

尚書右丞王安禮為

尚書左丞朝散大夫吏部尚書李清臣為中大夫尚書
右丞端明殿學士知鄆州曾孝寬為吏部尚書 詔朝

散大夫前知徐州趙鼎勒停坐以買箔為名差人般載

家屬應徒二年私罪會赦特責之

趙彥若誌鼎墓云鼎
知徐州發滕蕭倉粟

以救飢人所全活甚衆轉運使吳居厚獻計權利國
監鐵錫鼎沮議索綱船中得菴龍誣以成獄坐免

御史翟思言大理寺勘斷告捕竊盜案問減等不給賞
謂宜立法令告捕竊盜雖案問減等並隨減至所斷罪
各給賞從之

壬辰奉議郎劉拯宣德郎廣安安惇並守監察御史

拯

見已

上批聞開封府界巡檢下所用器仗鈍弊不可應

敵宜令提舉官范岫具析合用名件以聞 環慶路經

略使趙高乞神臂弓二千箭二十萬詔止給其半

癸巳詔東頭供奉官致仕胡格落致仕為廣西路經略

司準備差使以經略司薦格計議辨正歸化順安州疆界有勞也

甲午宣德郎南豐朱京為監察御史京言御史臺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司屢進屢却則是言者不若靜默之為賢直者不若柔從之為知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何與國事耶他日入見上勞之曰昨覽奏疏其補多矣凡臺臣每奏事必豫告閣門得班然後入既請對以名聞矣翌日有截班入覲者乃退還臺及引見羣臣

間朱京安在左右以實對有詔促之辰漏且盡留仗良

久此據朱京傳增入傳云擢監察御史未踰月詔許專言事是時中執法與它御史相繼以言罷按中執法謂舒宜也它御史則不知孰謂又京為御史時察官皆得言事不待詔旨明年二月乃不許察官言事傳誤也

詔宣德郎前廊延路經略司管勾機宜文字徐勲特

除名文思副使前廊延路走馬承受楊元孫右侍禁安

撫司管勾文字劉航左班殿直閤門祇候种朴各追一

官勒停朴仍落閤門祇候文思使李珪內殿崇班李彥

申東頭供奉官安合右侍禁楊達右班殿直劉伯初宣

經略使种諤未病困已前奏狀與李彥中等差遣仍偽
學諤書名及盜用印元孫私役人航朴各奏事不實珪
等各告囑差遣并報上不實大理寺上其獄故責及之
於是安合等已得差遣恩例亦令改正

四月二十一日
丙寅五月十八

日癸巳一日上蚤坐震怒謂輔臣曰朕通夕不寐思與
卿等相見种諤死廊延其屬有徐勲者盜用經略使印
調發兵馬奏舉官吏幾何而不為亂也可命所在斬之
王安禮曰矯用印宜若有罪當帥臣新亡其處報機急
宥有前期草定而未發者一旦用之以追成其志與夫
竊發於平時以規其私者則有間矣願下於理以從吏

議上曰卿獨安取此豈以勲文吏故且大臣有薦之者而善為之地然則韓存寶何罪安禮曰臣不識徐勲而存寶之罪所未諭也陛下以存寶為非罪而就戮則如勲者尚可效尤耶上歎曰朕平生未嘗作快意事如卿兄安石不斬沈起至今有遺恨章惇曰快意事豈宜作於是遣御史即勲所在繫獄既又敕御史曰敢出勲罪者以重論之安禮曰臣欲有所請願於詔語出字下增一入字則於文為完其後勲生抵罪止於奪一官蔡確伺上意請投諸荒裔安禮曰陛下察知勲情付之於法而確有此舉不過乘陛下前日之怒耳確赧然恨之田晝作王安禮行狀云爾徐勲奪一官與實錄不合當考

錄文思副使張仲謀子

建補入內高品以仲謀隨軍出界死事故也 詔軍頭

司自今諸路解發到武藝高強兵級雖有減退如尚在

同解發武藝最下之人上者並依元豐令施行 賜環
慶路經略司度僧牒千令賀錢十三萬緡別封樁 陝
西轉運司言軍興後初經郊賞望於本路所管封樁錢
并銅錢監本錢內支見錢二十萬緡既而戶部止乞支
永興軍鑄錢監封樁銅錫本錢十萬緡如不足貼支華
州陝府錢監銅錫本錢仍不為例從之

乙未詔都水使者范子淵追一官知河陽張問罰銅二
十斤先是子淵獻議役五萬人開修溫縣大和陂直河

以回河流既而雨水瘴疫繼作死亡者甚衆問奏人夫
艱苦乞罷役而子淵乃抵言全不艱苦及漏奏死亡夫
數不實於是詔御史臺取勘而問所奏亦有誤故并責
之禮部言國子監擅令主簿管勾錢庫收支監丞葉
祖洽既準本監牒請監視開閉庫又再申令主簿管勾
詔司業通直郎朱服承奉議郎葉祖洽主簿承議郎王
元各降一官差遣如故祖洽仍罰銅二十斤又言朝奉
郎胡宗炎言伏見永安陵畢功又增修永昌諸陵竊聞

陵寢無修造法乞寢罷準朝旨令本部太常寺祕書省
太史局詳議檢會唐故事有修營之理今永安陵下宮
修造更自朝廷詳酌詔依前降指揮興造

丙申詔梓州路昨因瀘州邊事隨軍般運工築正夫之
家依曲赦放免役錢外其餘雇人工役之家放一料役
錢五分沿流州縣被差夫與羸馬外更差雇舟船水手
之家加放一分從轉運提舉司請也

丁酉以皇城使榮州團練使和斌為西上閤門使知邕

州兼東南第十三將

正月二十日二月十四日此可削

詔廣南西路

高梧貴州澄海指揮各增招百人朱崖軍二百人並以
四百人為額

戊戌姚麟言昨開噶平推鋒破陣將郝英隊下使臣孫
茂宗及騎兵乞推恩詔郝英遷一官孫茂宗等十二人
各減磨勘二年騎兵百人各支絹五匹 太常寺言祠
令歲以春秋仲月奉祀帝陶唐氏於鄆州以司徒高配
而鄆州堯帝廟乃無陵寢亦無古跡乞從知濮州范子

諒所言移兩祭於雷澤縣堯帝廟從之

己亥知成都府呂大防言歲額上供錦豫支絲紅花工直與機戶雇織多苦惡欠負昨創令軍匠八十人織比舊費省而工善今先織細法錦及透背鹿胎樣進呈乞換充本府機院工匠詔成都府創用軍工織錦比較以前機法精好兼省工直並依所奏

朱本以為事小不足紀削去

庚子詔提舉保甲司三路比轉運司提舉視轉運使同提舉視副使同管勾視判官開封府界比提點司提舉

視提點官同提舉視三路同管勾官並為監司其人從
舉官恩數等並依所視職任內武臣教閱文臣催驅收
支錢物各不得侵紊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拯乞自
今差使民兵以武藝優劣高下立為力役之制遂司不
得擅差撥詔樞密承旨司著為令其後承旨司言五路
保甲非次欲差使乞闕本司相度指揮訖奏仍須量人
材所宜稱事差撥若擅差者徒二年從之詔聞知豐
州王餘應非守邊之才令河東路經略司體量緩急堪

與不堪倚仗以聞 前河北都轉運使兼措置糴便寨
周輔言司農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自來所計置糧穀
並散在緣邊及近裏州縣其間七分白米然各去定瀛
州遠難運入新倉今緣邊州軍闕米轉運司見收糴乞
以此米兌糴與逐司令還價錢却令措置糴便司依舊
糴九分白米從之

神宗云米便要當檢付已附
靖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定

州路安撫使呂公著言河朔秋稔異於常歲定州所修
衍積寶盈二倉已成乞申敕措置糴便司比在市量增

直參用見錢文鈔廣糴然據新倉見糴白米須九分以
上太求精鑿則民難入中及訪問若不留一二分穀則
易損壞況本倉已糴米復用人功攪拌令若止糴八分
細米經年退去穀殼已是九分以上緩急支用不須盡
變不惟省官錢糴數多兼可經久詔措置糴便司相度
已而糴便司奏檢會糴法除年計合收糴九分已上白
米外其封樁白米止要及八分以上與公著令所奏事
理不殊當依已降朝旨施行從之 詔借軍須錢五萬

緡與陝西轉運司支闕食漢蕃弓箭手 賜涇原路經

略司度僧牒千為常平錢禮部言已給過所立年額詔
特給之 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司言本路諸

將各關馬昨被旨令提舉陝西買馬監牧司選馬五千
匹均填本路將下禁兵民兵闕數然今方撥得一千九
百餘匹欲乞止令支馬價付五將椿管令自依買馬司
所定格尺價直選買其所買即充買馬司年額之數從

之

八月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司言本路諸將禁
兵民兵皆闕馬奉詔於買馬司選馬五千已給一千

九百其未給者請以馬價付五將依格自市以其數充買馬司年額從之本志只如此修或即用之上

批京都所造軍器動以萬計雖廣求制樣尚恐未殫衆善或不適用徒費工力聞廊延路經略使劉昌祚屢詣戰鬪精於騎射而留心兵仗所用多窮要理委走馬承受霍丙諭昌祚令具所習用兵步戰器并目擊士卒禦賊可用利械入遞進呈

九月十五日賜昌祚軍器本志誤以廊延為涇原今從實錄

詔南郊式有皇帝稱臣遣使所遣官不稱臣自今依舊稱臣舊儀皇帝稱臣遣官亦稱臣熙寧五年沈括上

南郊式以為被遺官亦稱臣不應禮改之至是復舊

刑部乞應吏部補授大理寺左斷刑官先與刑部大理寺長貳雜議可否然後注擬仍取經試得循資以上人充正闕以丞補丞闕以評事補詔刑部吏部同立法著為令其後著令司直評事闕選尚書及侍郎左選人丞闕止選尚書左選人仍經任司直或評事係親民資任者以上二件其初改官應入知縣人亦選正闕丞或司直評事見係通判以上資任者以上所選仍不限見任

授訖未赴即曾失入徒以上罪已決或死罪若私罪情
重者贓罪或停替後未成任各毋得入選 都水使者
范子淵言導洛通汴將及五年昨興役之初大河北徙
距清汴遠列為隄埽以障游波臣令相視水勢大河有
可徙之理及上塞河兵夫物料數詔子淵詳度從南岸
漸進鋸牙約水勢入新河具合行事以聞已而子淵奏
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并新河
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限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

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七十人有奇限三十日成合費梢草竹索為錢一十七萬緡有奇並從之詔自今強盜應捕者諸路下提點刑獄司開封府界下提舉賊盜巡檢公事司更不下他司

辛丑戶部言在京賣買鹽鈔場買鈔本錢支盡乞借末鹽錢二十萬緡買客鈔從之依元豐四年三月十八日

詔買候價平奏取指揮

會要九月二十八日
事實錄無之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詔內外官司見行
敕律令格式文有未便於事理應改者並申尚書省議
奏輒畫旨衝革者徒一年即面得旨若一時處分應著
為法及應衝改者隨所屬申中書省樞密院奏審傳宣

內降若須索並隨處覆奏得旨施行即本司官親承處
分須索仍畫所得旨錄奏請實奉行於是上宣諭執政
曰傳宣內降及面得旨覆奏法屢付有司討論終未允
當今通內外為一法可更省詳乃行之

元年十一月十八又三年五月

十三又五年十月二十
二又十二月十五日

是日尚書右丞王安禮面奏

比者舒亶坐自盜賊罪至除名楊畏論列以為失誤有
司觀望執政致以賊罪蒲宗孟翻究西府事楊畏論奏
臣擅行省事以快所欲言徇私壞法無復綱紀及令楊畏

根治乃與所言不同前後論事枉直輕重不當如此乞
付有司劾治或即加重貶上批今日安禮面論御史楊
畏論事挾情不直理當付獄否則重加貶逐朕未深究
悉畏付吏可黜之狀三省官論有與安禮同者宜條例
以聞當付近臣博議詳處其當已而三省進呈乃詔畏
分析

甲辰東上閣門使曹偃言閣門使副舊以有兼局故輪
差一員直日餘官前殿退即各歸私第今新制行既罷

兼局自當隨三省樞密院出仍乞著為令從之

乙巳詔中書舍人分領六房隨所領命詞

墨本云後復分日朱本刪

去云復分日乃元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指揮今從朱本

廣西經略司言勾當公

事譚揆言陶宗元等稱廣源尺寸之地難議分畫欲自作章奏以朝旨決可否宗元既不聽命見已回安南詔

熊本指揮計議官如與陶宗元等計議仰詳朝廷降去

文字執持理道折難商量毋得留連督迫以啟蠻人輕

侮之意

六月戊申七月辛亥八月乙亥

錄故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刺

史入內押班張允誠子左班殿直鉉為左侍禁孫之雄
之純並為三班借職以逮事先帝藩邸特推遺表恩也
丙午工部言都大提舉清河輦運司等乞以舊廣濟河
并清河行運詔除霧澤陂水令工部相度其餘水可與
不可應接廣濟河行運以聞

廣濟河與清河並行運當
考元豐五年二月十一日

初罷廣濟運七月二十日王
桓云云七年八月十九日

上批提舉河東路保甲

王崇拯建議本路教騎人以十分為率從上二分依麟
府路和市為價每匹官給錢二十五千責令買及格馬

依五年買足據見管人二分當得六千九百一十八匹
為價錢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緡可支京東路元豐六
年上半年鹽息錢不足即續支下半年令京東路轉運
副使吳居厚便置以往付王崇拯月具馬買數以聞其
請給之際官私人有分毫取與並依在京河倉法

本志
有此

戊申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副使吳居厚為天章閣待制
京東都轉運使先是居厚言本路元豐三年秋季至今
上半年終酒稅課利比元豐二年前官任內祖額增百

七十九萬五千餘緡其前官任內二年酒稅比祖額虧
二十一萬緡上批居厚將命一道不辱使指無黷乎上
不擾乎下不誼于聞而於二三年間坐致財用數百萬
計前日縣官窘迫一朝變為寬紓經費之外又能應緩
急之求內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三省可議賞典
故有是命

居厚以二年六月初除運判五年六月為運
副居厚本傳云居厚即萊蕪利國兩監官自

鼓鑄贍足一路事在此年九月陳瓘云云當檢附
范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路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
用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為京東都轉運使方
以治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國用神宗

遂以賜范范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之餘耶力辭訖弗納此葉夢得石林燕語所載按詔旨欲撥徐州所鑄折二大錢二十萬付陝西范純粹具奏不納乃元豐七年三月十四日事 三門

白波提舉輦運司乞借本司所轄阜財監上供錢萬緡遣官於鄰州市木於本司造船場造六百料運船下陝西轉運司依數撥還從之 內降蘭州地圖付樞密院手詔劉昌祚諸路探報夏賊點集至六七十萬雖其間精冗相參然賊人之衆若舉而偏攻一路當十倍於我萬一豕突入近裏州軍未知如何遏逐諸路帥臣各

膺重寄未然之形宜有以預圖之可具賊之所嚮及禦
逐方略來上 秦鳳路經略司言所降將官敕本路五
將各在外駐劄難為聚議又緣未有直降下逐將敕策
乞指揮詔秦鳳路諸將各降與一部除營陣法即施行
外其通用敕且令看讀候經略司看詳指揮 提舉河
東保甲兼提點刑獄王崇拯等言第四等已下保丁之
家如本戶災傷及五色已上即乞依常平條施行從之
仍令河北陝西開封府界並依此施行

己酉皇第十一子生遣雍王顥告于太廟

舊紀書王子
侯生新紀不

書

詔諸路經略安撫轉運司要急差用保甲牒提舉

司提舉司隨色應副戰守防托差武藝高強及第一等

者役使差以次人 吏部言右千牛衛將軍士覩魏國

公仲來嫡長子當依禮令襲封從之 權發遣陝西轉

運副使范純粹言奉旨令廊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略

司熙河蘭會路安撫制置使司於軍須錢內撥見錢二

十萬貫差官趣時糴買糧草封樁望許臣與劉昌祚詳

議據城砦緊慢以轉運司年計糴本及軍須錢帛并見
錢公據隨宜分擘凡合當計置處止作一場糴買委劉
昌祚與臣同共督責官吏趁時儲積候糴買畢却細算
年計軍須錢本各依窠名樁管除以年計數充經費外
其用軍須錢物所糴買到數目依本條施行其經略司
取撥軍須錢二十萬貫指揮乞更不施行上批所申陳
利害之理甚明宜依所奏

此據朱本八月六日已卯并
此月二十七日己巳皆合參

照

庚戌詔高麗國王王徽卒令明州就本州或定海縣擇廣大僧寺以僧三十七人作道場一月罷散前夕作水陸一會徽立凡三十餘年其境東南臨海西北接契丹女真黑水自王建并新羅百濟之地至此蓋百七十餘年王居蜀莫郡曰開州號開成府新羅曰東州號樂浪府為東京王居東北二十日行百濟曰金州號金馬郡南十二日行扶餘舊地曰公州號扶餘郡又南二十日行平壤曰鎬州為京西鴨綠江為西北徼東所臨海水

絕清下視十丈大凡海至高麗界則清入登州經千里
長沙即濁地寒多山國王出平地常乘車駕牛或以馬
涉山險乃騎官有中書省中樞院平章事參知政事中
樞使翰林學士知制誥大抵倣中朝國子監四門學學
者至六千餘人三歲一貢舉進士試詩賦論明經試一
大經一小經進士夜試給燭三為蠟八兩燭盡不就即
退榜放五十人書有東觀漢記百官以米為俸或給田
授罷隨官增減致仕乃已貿易亦用銀米而不用錢不

禁民釀酒兵出於民藩衛王府國人好佛法開成府有
寺七十餘區興王寺僧千五百人官給田三百結俗以
田四方方四百步為一結上田結收二百苦苦為斗十
五正與中國一石等天聖以前使由登州入熙寧以來
皆由明州言登州路有沙磧不可行其自明州還遇便
風四日兼夜抵黑山已望其國境自黑山入島嶼安行
便風七日至京口陸行兩驛至開州

朱墨本並同正史
高麗傳所載地里

與實錄並
不同常考

辛亥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言廊延一路新地稅賦闕
乏乞許臣不限元豐三年舊例酌鄰並州縣稅賦遠近
移闕處送納從之 錄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高永能
子供備庫使世亮為皇城使忠州刺史孫右班殿直昌
朝為右侍禁借職昌祚並為右班殿直加贈永能房州
觀察使賻賜加等

壬子擢虔州贛縣尉馬防為宣德郎以捕賊應格也

癸丑御史楊畏言被旨分析王安禮所言事臣所論舒

亶之事特出於所見非有它心及亶即罪則臣自知為不當因請放逐陛下幸而赦之至於王安禮事臣請略言臣所論修西府事緣是宗孟安禮通書雖宗孟先批依申安禮押過若分首從理或可行獨罪宗孟臣所未諭且依申指揮事出官長安禮丞貳處而行之故曰擅事徑用本府吏人行遣不由有司故曰快所欲以已所居故曰徇私有法而不用故曰壞法安禮身任綱轄所為若此故曰無復綱紀臣已案後收坐安禮情罪自緣

朝旨罷勘即非所言不同臣聞大臣法則朝廷尊故不
量力以圖報効詔以畏為宗正寺丞仍詔宗正寺除長
貳外自今更不專差國姓官 詔各品官詣尚書省六
曹上下馬並依雜壓詣尚書省即太中大夫以上就第
一貯廊監察御史以上就過道門詣六曹尚書侍郎廳
即太中大夫以上就本廳監察御史以上就客位餘並
過道門外 知瓊州劉威言朱崖軍土脉肥沃欲乞委
本軍除舊係黎人地不許請射外餘許招誘客戶請係

官曠土住家耕作仍立賞格激勸從之 延州制勘公
事所上閤門使丹州團練使鄜延路第二將李浦案詔
李浦貸死免真決不刺面配沙門島遇赦不得放還權
環慶總管曲珍罰銅二十斤浦坐永樂城下未戰棄寨
出走而副將高士才死戰浦不能救援又對制使不以
實珍坐聽浦請報制使軍前事不盡實也權發遣經略
安撫司劉昌祚言浦諳曉軍政乞且留在本路準備緩
急使喚詔從之

昌祚奏留浦據御集五月二十五日當并考

甲寅河東經略司言本路有當修城壁計功料浩大轉運司錢穀有限必難應副乞賜度僧牒五百分與緣邊州軍和雇軍民修完其次邊及近裏州軍乞令轉運司就農隙度功料發民夫從之

乙卯京東都轉運使吳居厚乞并提舉京東路鹽稅司入轉運司為鹽事案又乞青州等十二處監鹽官令本司奏差兩次及非州縣處場務獨員闕官亦令本司選差並從之

初置鹽稅司當考或是張景憲

提舉京城所言先準朝旨

發夫開新城外壕候興役令開封府界提點司與提舉
京城所官同提舉勘會本所已檢計分放工料難更同
提舉緣今夫役近在輦轂之下全藉鎮撫欲望差管軍
臣僚都大提舉詔開封府界發夫五萬人仍差權開封
府推官祖無頗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范岫殿前都
虞候苗授都大提舉編攔提舉陝西買馬監牧司言
乞免簡發沙苑監捧日馬留為馬種從之
七月末
可考
涇
原路鈐轄知鎮戎軍姚麟言遇別路關報西賊入寇乞

親總兵出界牽制從之

丙辰承議郎左司郎中楊景略為高麗祭奠使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副之朝散郎錢勰為弔慰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宋球副之

兩紀並書以高麗國王卒遣使

弔祭

戶部言侍郎蹇周輔言河北鹽稅太輕宜倍增稅錢乞下所屬參較立法本部欲下河北轉運司相度從

之

此據實錄朱墨同會要在八月十四日丁亥今不取

詔撥河北糴使司見錢

二十萬緡應副都轉運司市糧草管勾河東緣邊安

撫司李宗師言體量麟豐州弓箭手借官錢穀實以闕
食乞住催納從之 詔門下中書外省秘書省依諸司
遇大忌不作假及不隨執政官早出其尚書左右司樞
密院承旨司大忌早出日隨執政出指揮其罷之 詔
給事中分領六房兩員即依左右曹分領章奏開拆制
敕庫房進奏院通進司並通管 熙河蘭會路經略制
置司乞以見在蘭州駐劄秦鳳路駐劄東兵兩指揮隸
熙河蘭會從之 蕃官六宅使李阿邁減磨勘四年以

熙河蘭會經略司上阿邁部五十騎出界刺事獲首級
功狀故也

丁巳上批付劉昌祚得所進器械具悉今於京師見作
軍仗賜卿金線烏梢弓十神臂弓二將官甲馬軍甲偏
挨甲各一斧合竹馬槍馬軍刀步人刀各五藥竹步人
排附排刀各一標二透蝎尾馬黃弩椿一以備出入卿
更省閱具便否以聞

八月二十六日
先賜詔

戶部侍郎蹇周輔

言累奏乞不閉御河徐曲口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

至緣邊蒙差河北東路提舉官楊景芬兼轉運司委官
相繼案視得量留口地節限水勢其事理甚明蒙差都
水監丞陳祐甫一面施行而祐甫計惜工料不即開撥
况徐曲口於轉運措置兩司所繫利害甚大乞選差深
曉河事非都水監所屬官一員重相度行視詔本路安
撫提點刑獄司與知恩州官同相度以聞

戊午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龍圖天章閣馮景計會
京東路轉運使吳居厚於登州排辦高麗國信使所行

海道 永興軍路提舉司言本路今秋豐稔欲許合催
納苗役等錢物聽民折納從之

己未權管秦鳳路經略司呂溫卿乞輪差將官在外城
寨駐劄訓練漢蕃弓箭手兵馬從之仍毋得狃解舍

庚申詔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童政改東頭供奉官更
減磨勘一年以政自陳昨討安南嘗立功得旨許轉官
減磨勘年故有是命 簽書峽州軍事判官張燾言竊
見殿直舒光貴增差峽州監押光貴本沅州溪峒首領

歸明恐不可管勾一州之民詔吏部與移京東西路差遣知延州劉昌祚言第二將彭孫所請獲首級傷中

賞絹準朝旨相度等第裁減事乞且依元立賞格施行上批軍賞之行所加者衆患在數易以惑士心如昌祚之言甚允宜依所奏他路可並準此

御集所奏事尤詳今止從墨本

辛酉詔應輸內藏庫金銀錢帛如出違本年或轉移他用如擅支封樁錢法新知蔡州黃好謙言伏見尚書六曹如吏部左右選戶部左右曹事務皆為繁劇郎官

自早至晚書押不絕無暇省覽事祖致差失稽違乞以
兩員郎官處分案治事所行符亦許員外郎簽押從之
此月七日好謙自司勳郎中除知揚州未行改
蔡州曾氏南遊記舊載好謙事謬妄今不取 權發

遣廊延路安撫司公事劉昌祚言本路部將并城寨主
監押堡鋪把截監押堡鋪橋巡檢等使臣並當極邊不
可暫闕昨因陣亡并移任過滿員闕處未嘗填差乞於
自京差來及本路所選擇使臣並差令填闕從之

癸亥詔降授朝散郎守大理寺少卿呂孝廉昨任京東

路轉運判官與本司官長協心修辦職事致課入登羨
可復所降官為京東路轉運副使改轉運判官朝散郎
趙偁為提點刑獄 上批甘陵河朔要地土氣驕悍常
須得人彈制則免意外生事近除知州傅燮資望人品
恐不可當此任使宜別選官乃以朝散大夫王孝忠知
恩州 詔措置河北糴便司夏秋每料先給交引百萬
緡兼本司見錢糴買候交撥訖具數以聞

丙寅命朝請大夫主客郎中龐元英代錢勰為高麗吊

慰使元英以母老辭乃復命勅詔勅不候禪制滿赴闕
王舜封亦不候服闋朝見 手詔門下中書外省見修
尚書省六曹條貫至今多日未有涯緒蓋議論官多人
出一意若不分曹編修徒占日月必無成書之期宜以
六曹繁簡相參每兩曹差詳定檢詳官各一員庶人各
任責朝廷有望成就以詳定官韓忠彥陸佃領吏兵部
蔡京蔡卞領戶禮部趙彥若王震領刑工部其刪定官
每兩曹置三員令門下中書外省分定具名以聞 御

史中丞黃履言本臺舊有主簿兼檢法官二員乞復置
令分治職事詔各置一員 詔歲於蜀州撥州學錢二
百千導江縣百千與成都府贍生員其見管田增給為
十頃從知成都府呂大防請也 吏部侍郎蘇頌上華
戎魯衛信錄二百二十九卷事目五卷總二百冊詔別
錄一本與樞密院賜頌銀絹三百檢討官朝奉郎王汝
翼陞一任通直郎李士京銀絹六十頌又言昨於樞密
院等處閱檢文字欲依門牋類成冊關送樞密院宣旨

庫置櫃封鎖從之先是遼使鄭顥來賀五年正旦顥明
辯有才智頌為館伴上命副使張山甫諭顥以近令頌
修信錄欲以固兩朝盟好顥感激稱謝見頌益恭私覲
禮物皆異常時上遣使諭旨曰聞北使以卿儒學醞藉
贈遺特殊今以上龍茶琉璃器賜卿可予之以答其意
顥復遺頌異錦一端即日進之後因奏事語及上曰宮
中所無也

新紀特書吏部侍郎蘇頌上
華戎魯衛信錄舊紀無此

中書舍人趙

彥若等言六房公事乞據舍人員數分領以吏戶禮兵

刑工為次其年事班簿制敕庫房並通領從之

丁卯詔自今三省進呈差除如從中批出止從中書省
奉行其事理未允者所至之省具奏 廊延路經略司
奏據順寧寨言西界把口小首領棟芝額指說環慶路
兵入西界殺兩流人馬詔環慶路經略司具析有無兵
入西界討殺斬獲仍詳廊延路言西賊欲來酬報事選
人伺候常為預備兼八月後本路累以巡防探事為名
遣兵出界各有斬獲并奪到孳蓄顯是不依元降無輒

出兵詔旨慮西人以此為詞仰常誠約緣邊城寨兵將
官等遵守前詔仍令樞密院更不送門下省止用金字
牌發下金字牌長尺餘朱漆刻金字書御前文字不得
入鋪尤速於急遞京東都轉運使吳居厚奏本路徐
鄆青三州都作院及諸州小作院每歲制造諸般軍器
及上供簡鐵之類數目浩瀚今將徐州利國監兗州萊
蕪監年計課鐵充使外所少極多欲乞將兩監鐵冶就
逐處監官依邢磁二州例並從官中興扇計其所得比

舊可多數倍從之

居厚本傳乃以鼓鑄事繫遷運副下誤也遷運副在五年七月

戊辰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每月輪一員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隸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今仍舊制每月輪修蓋其職事未之有別乞自今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如允所言其當釐正等事即別具陳請從之 詔前京東路轉運使朝散大夫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攽任內不能修舉職事致經用匱乏屢煩朝廷應副今吳居厚經

畫財賦約數百萬不惟本路充足兼有羨餘應副朝廷
劉攽不職罪狀甚明可落集賢校理降授朝請郎增差
監衡州鹽倉 詔今秋銓試中等七十七人下等八十
八人並許注官內中等仍不依名次

已已詔陝西五路經略司各撥軍須錢二十萬緡同轉
運司計置作一場市糴封樁從轉運副使范純粹請也

純粹元中請在此月七日已卯

禮部言親祠南郊舊儀皇帝進詣昊

天上帝神坐前奠玉幣訖還位又再升壇進熟一獻禮

畢即飲福受胙被旨候亞獻終獻禮成然後飲福則皇帝須再升壇欲乞竢終獻復位皇帝於壇下當午陛前北嚮飲福乞於儀注內修正又言周禮凡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既移祿在作樂之前皇帝詣壘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奏乾安庶合古制兼皇帝入景靈宮門及南郊壝門亦乞奏乾安樂從之庚午詔三路非泛使命除當得支賜外仍取旨別與支賜其所至不得饋遺如違送與受之者各徒二年戶

部言在京賣買鹽鈔場買鈔本錢支盡乞借鹽本二十萬緡買客鈔從之仍依元豐四年三月乙巳詔買候價平奏取指揮 禮部言樞密院都承旨張誠一言伏見朝服法物庫有太常協律郎太樂丞新給袴褶冠今檢諸書志惟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征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五品以上通用細綾六品以上通用小綾及闕鹵簿記止有鼓吹令丞冠注漆皮為之有兩耳鏤花形

如三禮圖委貌冠今俗謂之袴褶冠收載庫籍即無所據乞下禮官考正乃下太常寺於是太常寺言袴褶乃是從戎之服以此名冠尤無所據協律郎當押樂太常卿遇祠祭朝會各以本品朝祭服從事兼太樂令丞今止服本品冠服其袴褶並合不用從之

辛未詔內殿宗班王景等八人各遷一官餘減磨勘年有差並以監轄造甲而所造步人甲十萬先畢功也士申兵部乞以川路見樁賣不堪官馬及死馬錢委提

舉司官計置匹帛上京川陝四路準此從之

蔡確舊傳載確事當

附見此秋紹興史臣新修哲宗實錄已具辨之今悉附見確傳云確為右僕射六年秋與中書侍郎張瑄奏事崇政殿上悲不自勝謂確曰天下事止此矣確駭曰敢問所因上曰子幼奈何確曰陛下春秋鼎盛忽有不祥之言不審所謂上曰天下事當得長君維持否確曰延安郡王陛下長子臣不知其它臣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上曰卿果能為社稷計宜早定確與瑄俱進曰臣等敢以死守上曰善確被顧託乃謀欲請王出閣建儲議不協又意上特悲思無聊耳猶豫不決七年春延安郡王出侍宴集英殿確始奏請猶欲來春出閣上可之後因有對者言及確上曰羣臣皆先皇帝以遺朕者如確自小官朕親擢至此必不負朕然氣弱得人輔之乃可確聞益自奮久之八年正月神宗疾彌月皇嗣未立中外洶洶確始懼乃以建儲意問左僕射王珪珪不答確亦

懼不知所出事愈急會確母得入禁中欽聖憲肅皇后諭確使外託主兵官燕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閻守勲諭早定或謂確曰此大事也請與衆詢珪不言則正厥罪是時輔臣韓鎮安燕張瑄李清臣陰持兩端喋不語確獨約門下侍郎章惇共力癸巳輔臣聚廳確顧謂珪珪亦不語確曰去春延安郡王侍宴嘗有旨來春出閣議已定不言何也惇曰言之是則從否則僕與公偕死珪始曰上有子何議之有是日日輔議詣榻前奏曰去冬得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乞立為皇太子以係天下三奏神宗三顧首肯臣等辨曰秘書省國史案文載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宣諭三省貶確事七百一十三字甚詳其間云皇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相等對時吾嘗以皇帝所寫佛經宣示其時衆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安燕其時悲見又云皇帝乃先帝長子嗣位乃從來常事孰有間言蔡確班在珪下何以獨

謂更有定策功邪安燾奏曰當時惟首相王珪一人進對太皇太后遂泣下開訴便批聖語其餘執政更何曾有言況前年上宣皇子使見羣臣足知先帝之意素定也兼當日三省時政記已如此修定進呈豈容外人敢如此妄說謹按此事已修入元祐四年五月丁亥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事下詳此即確傳前項所載顯為誣謗今刪去六年秋止
三顧首肯四百六十二字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冬十月癸酉朔以御侍永嘉郡君林氏為美人夏國主秉常遣使奉表復修職貢仍乞還所侵地徹被邊戍兵長為外藩乃賜秉常詔曰惟爾祖考介居邊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撫循備厚歷年滋多昨者王

師出征義存拯患謂宜委戈而聽命敵愾以獻功豈虞
靡思弗諭朕志殺害吏士捍拒甲兵問罪正名方圖再
舉迨使辭之效順聞國政之復常旋納懇誠祈修貢職
遽披來奏論請故疆朕惟藩服不恭削地示過咨於故
實匪朕所私爾其審思厥終務體至意其地界已令廊
延路經畧司安撫使司指揮保安軍移牒宥州施行歲
賜候疆界了日依舊

舊紀書夏人來貢新紀書東
常表復修貢乞還所侵地

京

東轉運司言商人販青州高家港鹽至齊州等處減價

賒賣以致本司賣河北鹽不售欲依見行稅法酌中數
每歲認買高家港鹽二萬席運至齊州界依河北鹽價
相兼貨賣如敢商販者依漏稅法從之

六月己未初賣
河北鹽沈括自

誌論河北鹽事云京
東主司得罪合參照

甲戌皇第十一子佖為鎮寧節度使寧國公

新紀不書
節度使

召輔臣觀稻於後苑 權發遣河北路轉運副使李

南公專提舉鹽事宣德郎張適為轉運判官同提舉

詔西京作坊使劉初管勾洪州玉隆觀令居桂州準備

緩急邊界呼使初治邊頗有勞以病乞致仕而是時交趾方理辨疆界故有是詔承事郎監饒州商稅茶務余舜臣言臣兄克臣獻饒州景德鎮竈博易務蒙朝廷付以使事推行其法方且就緒以勤官而死亡委臣勾當詔令赴闕中書審其人材可否以聞已而舜臣至乞上殿乃復詔令歸本任

乙亥西頭供奉官歸信容城縣宋彥圖為閤門祇候仍令再任以韓忠彥劉舜卿薦彥圖材武曉邊事故也

陝西轉運副使李察言緣邈州軍糴買糧草官乞委監司考較每州各定一員優劣行賞罰從之仍令河北河東準此 禮部言祠部出度僧牒以六千三百六十二為額今年已溢額千五百五十四乞歲以一萬為率若踰數乃以聞從之 詔自今勾當內藏庫內臣大使臣非朝廷差命不許奏辟差遣

丙子御史中丞黃履言準勅諸鞫獄言事御史輪治緣御史共置九員分察六案其言事官止三員員數至少

欲乞遇鞫獄并言事察案御史輪治從之 錄右班殿
直李釗子大舉大年並為三班借職釗隨軍出界護病
卒還宥州遇賊鬪死故也

丁丑捧日左第六軍第三指揮押官董安王宣長行湓
演賀贊劉福郝秀解起並為三班奉職賜袍帶馬充並
邊指使以引試武藝皆能射一石五斗弓也 御史翟
思言戶部侍郎塞周輔身為從官不厲名節曲回朝旨
與吏為姦而又縱不肖子犯法冒利朝廷付之有司案

治二子禁錮身被劾問即當求解職任恐懼待罪而乃
了無羞愧尚貪寵榮雖獄成定論自有常刑然出入廷
中頗玷班列伏望先令罷職隨正其罪詔趣具案以聞
八月七日庚辰寒逢
辰下吏十月癸巳責起居郎蔡京起居舍人王震並
試中書舍人

戊寅詔承務郎馬申復通直郎承事郎胡宗哲復承議
郎並權發遣同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事宗哲仍
於同字下加管勾以別之申等並以闕軍興降官至是

制置司奏乞叙復故也 試中書舍人趙彥若為右諫

議大夫

諫議大夫初除故特書之

已卯詔中書舍人蔡卞領吏兵房蔡京領戶刑房王震領禮工房如有妨礙文字送別房行之 命秦鳳等路

提點刑獄通直郎呂溫卿管勾保甲以上批昨選定提舉保甲官溫卿除去不與近觀溫卿申請軍政頗似留心武事陝西地濶歲合收錢物色目萬數不少非胡宗回一人可辦宜依舊用新資任差故有是命 開封府

言周柴氏之後乞自今諸房子孫令具生年月日注籍從之 提舉河北路稅鹽司言方澤根磨積欠鹽稅錢乞依京東路除放倍罰錢作年限令納元批正稅從之 庚辰詔東上閤門使李緩閤門看班祇候管勾簿書宋瓌各罰銅十斤客省使曹評東上閤門使曹偃客省副使曹誘各罰銅六斤坐失點檢江東轉運判官郝亶見有罪被劾而乞上殿故也 內西頭供奉官馮士倫追兩官張應之羅安李慶長及內東頭供奉官譚文握內

侍高品盧世永左班殿直寄班祗候朱伯瑜各追一官
坐編攔國信使不覺察車營兵與北人私交易也 詔

今後雄州計會交割銀絹行與涿州公牒並稱準尚書

戶部符更不稱三司牒

密記八
日事

太常丞呂升卿言近

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具奏
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
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
臣歷攷載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

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祝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為失禮然攷其初致齋之日及辛卯享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內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

敬二日伐鼓何居盖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
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才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
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
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
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義不專陛
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為致
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
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為何名乎論者

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
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
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
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
主於宗廟之饗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享者蓋後
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祀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
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
時親行之禮而因以饗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

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饗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伸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朝饗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已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享為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叙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車駕出

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饗親兩得其當不行

朱本云升卿所論無

施行刪去今依墨本仍載之

辛巳同提點開封府界教閱保甲兼提點諸縣鎮公事
莊宅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劉瑄提舉府界保甲 詔江

夏郡王知大宗正宗惠年高艱於拜趨應太廟祠事宜
並免濟陽郡王曹佺將來大禮上二帝徽號止令赴宿
衛 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孫覽言看詳諸路巡檢
土兵立法之意蓋謂土人習知本處人情出入道路易

以緝捕盜賊近巡歷諸州見所招土兵多老弱堪被甲
可擒盜者十無三四仍未必皆土人欲乞逐路委監司
一員選留外改刺逐州廂軍從之 中書省言三省六
曹諸司如係聖旨指揮應速行及差除並批時辰付受
無故違滯隨事科罰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
一年詔改作十日徒一年

癸未詔賜京東路轉運使吳居厚獎諭勅書以上批居
厚近發本路鹽息錢十七萬緡為絹送河東路保甲司

買馬不逾兩月已能了辦其夙夜赴公之勤深可嘉獎故也 詔宰臣執政官因罪降黜守本官以下應緣前兩府恩例止依本官候有遷除職名即依舊例

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實尊壘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醞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瓮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醅

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揅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芽置篋其中其齊葱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揅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沉齊耶今朝廷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

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饗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盎齊沆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沆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盖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參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

用之於理無害

乙酉右監門衛大將軍令綿為朝請郎賜章服與親民
差遣以秘書省試經義應格也 朝奉郎試大理卿楊
汲試刑部侍郎初汲言大理寺斷絕獄空詔付史館因
有是命 京東都轉運使吳居厚言準詔支鹽息錢三
萬緡修青州城已起發外有未支修城錢萬七千餘緡
乞不用六年鹽息錢止以登萊維密州鹽場支不盡脚
錢應副從之 南郊禮儀使言將來南郊行禮當差行

事官詔更不用試差攝止以見任兩省御史并六曹侍郎待制以上仍不限員數今後準此其儀仗內六引開封牧令闕差知府知縣太常卿闕差少卿戶部尚書闕差侍郎御史大夫闕差中丞兵部尚書闕差侍郎其僚佐即依條差官

丙戌詔自今歲賜諸軍綿襖官司為印號令押賜官所至州軍計會長吏兵官驗封號當官給付以麟府路走馬承受賈宗元言伎術官押賜衣襖匿其精獮與諸軍

為市故也

戊子上批來春開封府界起夫五萬開城壕宜令二月朔入役庶日景舒長工力易辦兼於農事未致失時

戶部言廣南西路轉運司約今年來年收支闕錢下廣東湖南應副又言本路歲計無闕乏乞不支賜本部詳前奏副使馬默在假今奏判官許彥先出巡鹽彥先默不協致所奏異同乞下本路提點刑獄司案罪從之其後奏案乃彥先於會計數內失收見在賣鹽贓罰雜賞

錢共十一萬緡所以奏為闕乏詔彥先先衝替已而法
寺當上書詐不實以該赦釋之茶場司言準勅每歲
下本司於熙州椿管茶一萬馱於經制司年額見錢內
除豁充蘭州博糴糧斛仍依市價計錢今乞分四料每
季支茶二千五百馱從之詔自今臣僚上殿劄子其
事干條法者尚書省依條法議奏如事理難行送中書
省取旨詔封孟軻為鄒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寬言
孟軻有廟在鄒屬兗州未加爵命故特封之

新紀特書
封孟軻為

鄒國公

承議郎吳安持等奏將來過界預備對答等事

詔如問及沈括即答以見在外任若問王徽即云在闕

下日聞已亡歿

密記十
六日事

已丑詔尚書六曹簿書令左右司郎官半年一次取摘
點檢遣京西提舉官孫覽覆度湖南元議官修建堡
寨等事即以覽試右司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權
經畧司陳倩言所遷徙歸明人並允易舊省戶熟田其
舊戶所得田多不及舊業數目并給還元屋宇錢亦不

當其價乞以官錢貼還從之 詔歲給度僧牒五百限

五年止為錢三十二萬五千緡付廣南西路經略司應

副宜州蠻事以其餘糴糧從知荆南謝麟所乞也

八月十三

日可考

詔近夏國遣使上表謝恩及乞所剋復城寨疆

土比已回詔不允然慮別謀犯順可錄回詔劄下陝西

河東逐路經畧制置使司令常探伺隨宜備禦其詔本

仍毋得下司

庚寅手詔劉昌祚等曰永樂失律賊氣馮凌凡有所求

意在必得今答詔既拂其意必無順命之理於大小遲速之間須臾突作過宜夙夜修嚴戰守之具俾隨方有以待之卿等各膺重寄為國虎臣當體詔告丁寧寤寐勿怠寬我西顧無為子羞今特因錄降賜夏國詔書故有是詔 詔成都府利州路緣邊出馬處宜堪配軍者令知成都呂大防與兩路轉運司同經制畫一以聞 補潭溪峒歸明大首領楊晟想等二人為三班奉職餘補差使二人下班殿侍九人軍將牙職二百九人以荆

湖北路轉運司言招納晟想等千一百二十四戶獻納
器械乞歲入課米比三州一鎮也後考其實元無課米
乃於所給俸內除留入官為課米之直使若歸誠輸力
而實以利誘致之三州一鎮亦皆類此

朱本簽貼云以
密院會到為年

歲深遠檢尋不見遂削去後考其實以下四十餘字
今復存之四月二日三月十二日又十一月三日

前權寧遠寨主東頭供奉官翟士良免真決刺面除名
配沙門島坐挾恨加杖決弓箭手員僚李懷恭致死故
也提舉陝西買馬司郭茂恂言制置牧馬司於熙河

路買牝馬價高於本司所買年額詔馬價令提舉經度

制置牧馬司裁減以聞

朱本云無施行
刪去今從新本

辛卯工部郎中范子奇言昨判軍器監創造床子大弓

二張彊於神臂弓獨轅弩較之九牛弩尤為輕使用人

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工部軍器監管軍官同比

試以聞

朱本削去云無
施行今從新本

詔宜州監押右侍禁陸厚儉

命免真決刺面除名配沙門島普義寨監押三班借職

何希古權融州都巡檢內殿崇班李貫除名送千里外

編管通判通直郎曹覲前坐它罪候當叙日展三期推
官孫立節司戶張峒各衝替土丁指揮使莫令頑石聘
副指揮使陸計宜州澄海十將謝進並特放罪初安化
州蠻賊千餘人鈔劫厚等坐與蠻鬪先退覲征討稽期
立節等失出令頑流罪而令頑等以嘗累白厚欲出救
應故特賞之

五年九月庚寅

權發遣秦鳳等路提點刑獄權

管勾經略司呂溫卿言昨點檢漢蕃人馬秦州漢弓箭
手比元額少八百四十三人馬三百六十五疋取諸城

寨弓箭手丁產簿初無開收不可鈎考經略司亦無文籍勘會三陽寨主內殿崇班楊應良到任三季招漢蕃弓箭手五百三十二馬一百七十二管勾治坊堡供奉官王訥根括伏羌城等三寨荒田三百六十頃以此見其餘城寨隱陷荒閑必多兼訪聞甚有冒佃及弓箭手占在名下不刺入丁臣雖欲檢舉根究立式置籍若不以朝旨推行恐即廢格乞降指揮令經略司遣官根究逐城寨弓箭手官田置籍具佃人姓名頃畝一送經略

司一留本城寨開收其前占佃戶並免納租釋罪止令
增刺入從之

癸巳鎮東軍留後會稽郡王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號王諡恭安世清卒車駕臨奠之

守異子

賜應天府度僧牒四十修外城門及西橋等從知府孫
覺請也 錄隨軍出界人承議郎王汲子忠嗣壻康公
孺並為郊社齋郎 手詔同提舉茶場陸師閔昨付以
推廣禁地施行蜀茶今據面陳稍見次序可召問大槩

及所請職事速議施行 詔給絳州垣曲鹽息錢十二萬緡為河東路轉運司糴本 朝奉大夫試戶部侍郎蹇周輔降一官長林縣主簿蹇承辰除名市易務下界監官宋喬年梁鑄內殿崇班符守規借職史安世各衝替三班借職宋仲約刺面配車營務少府監修製官宋世隆刺面配沙門島周輔坐不覺察子貸官錢然以措置江西福建鹽事有勞特免廢黜承辰貸度僧牒錢喬年鑄不覺察吏乞取世隆錢餘並以貸官錢連坐會赦

特斷也

八月庚辰周輔子逢辰賒與湯七度牒又稱承辰貸世隆錢逢辰係承務郎承辰無官今承辰

乃以主簿見又

獨被責當考

又詔定祁州官吏資政殿學士光祿

大夫呂公著以下八人各降一官坐違法差禁軍防送
罪人也初上患禁兵有防送之勞乃定令凡罪人當配
流者皆就隸當州其一條編管遷鄉人以遞鋪卒轉送
至是祁州得河埽重役人尚進等五人贓狀既斷當還
之役所祁以武衛卒護至定定復以驍武卒送之陸中
素不快於公著亟奏其事李寧案鞫即觀望以為河埽

重役人應即用編管人法以遞鋪卒轉送既上于朝大理亦附會以蔽罪然理官自知其大謾併引不應為律公著與屬官遞減當贖金三斤至一斤執政請奪職上以為太重故有是命

八月十三日
命李寧劾

禮部言親祠儀注

南郊則先奏樂六變升烟以降神然後皇帝升壇奠鎮圭玉幣以禮神太廟則皇帝先詣逐室奠鎮圭裸鬯於地奠幣訖退復位然後作樂九變以降神伏緣祭祀必先求神而後禮神今儀注奠圭幣二事俱在未作樂之

前且裸求諸陰樂求諸陽二者主於求神移裸作樂之前可也圭幣則降神之後禮神者也神未降而先禮焉不近經意乞止依舊儀先奏樂然後詣逐室裸鬯奠圭幣或必欲先裸以合周人先求諸陰之義即乞晨裸之時先搢大圭裸鬯復位作樂饋食畢再搢大圭執鎮圭奠於繅藉次奠幣庶禮神並在降神之後又於儀注別無所增從之 提舉茶場陸師閔言每歲所收息稅以百萬緡為額除應副別司年額外並於陝西等路封樁

以待詔用從之師閔又言運鹽入蜀見計置萬三千席約賣盡得二分五釐之息又言準朝旨增廣茶法自措置以來以所起茶數及見賣價約息稅錢無慮四十萬緡而金州所置三場收息亦當不下六七千萬緡詔候及一年奏取指揮詔皇城使惠州團練使李舜聰免勒停降兩官展三期叙坐提舉開封府界賊盜巡檢私使兵級及事發自訟不實會恩也

庚子賜高陽關路安撫司度僧牒百二十修莫州城并

築砲臺開壕塹 提點秦鳳路刑獄權知秦州呂溫卿
言雞川甘谷地廣百里正當賊衝雞川雖有十井沙淺
無源甘谷城草創二丈六尺欲乞檢計雞川別修水寨
及增築甘谷城高三丈五尺其人工將來防春日就發
兩將下漢蕃弓箭手材料錢糧令轉運司應副從之

利州路提點刑獄司言茶場司運茶入諸場所歷郡縣
多不依法和雇脚乘本司訪問知利興州實曾截客人
騾網雇發其興州更籍定四等已上人戶般運興元府

洋州等處除應募人外亦如興州兩處並曾支雇錢諸處見各如此施行詔茶場司改正仍根究不當處行遣都提舉汴河隄岸司言近為汴水添漲其京西四斗門分減不退以致開決隄岸今近京除孔固斗門減水不入黃河外已下雖有孫賈斗門減水入廣濟河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伏欲乞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自第一鋪下至第五鋪合河處開淘舊河并自第十一鋪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刀馬河實役人

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限一月畢工乞下都水監
於來年春夫內差發從之仍作二年間修環慶路經
略司言欲將蕃官首領因立戰功酬獎酒肆且令開沽
或無戰功即停廢從之尚書省成

事具十二月甲申
新紀特書舊紀無

是月董戢死鄂特凌古繼立鄂特凌古于聞人非嘉樂
氏後其母章穆轄卜嘗侍董戢因養鄂特凌古為子既
而董戢得風痺病卧帳內委政於鄂特凌古甚親之鄂
特凌古又得幸於董戢妻喬氏內外咸服遂謀篡奪董

戩先有子奇鼎夏人及輝和爾皆以女妻焉奇鼎性輕佻
好易服微行鄂特凌古陰使人賊殺奇鼎及董戩死鄂
特凌古與喬氏匿喪出令如它日悉召諸族首領至青
唐城矯董戩之命曰吾一子已死惟鄂特凌古母嘗事
我今當以種落付鄂特凌古仍厚賂大酋果莊溫錫沁
等於是諸族首領共立鄂特凌古為董戩嗣鄂特凌古
并取奇鼎二妻為已妻以母事董戩妻契丹公主其貢
奉朝廷猶董戩在日未遽以喪告

此據哲宗實錄鄂特
凌古傳汪藻青唐錄

高永年隴右錄增修青唐錄但云得幸于董戡妻不指
誰氏隴右錄稱董戡妻喬氏又稱董戡妻契丹公主蘓
軻元祐二年六月奏則云董戡妻即契丹公主不知喬
氏與契丹公主為同為異當考 明年六月乙亥詔并
王鞏甲申
雜見可考



